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禮賤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神撫山禪昌寺常住

內攝頌曰

牛護獵師死 放宮天授歸 猛光向得叉
殺太子八夢

時猛光王曾於病後作如是念牛護太子我喪之後能有智力紹王位不我今宜可試其智策令使喚來告言我於內宮少有營務須經七日汝可權時代知國事太子即便受命監國於利非利賞罰適宜有愆非者官司執送太子見已問男女曰共相愛不答言相愛太子聞已告諸臣曰彼既相愛何不隨情告左右曰自今已後勿禁婬非諸人聞已恣情造過太子每於國事嚴加檢察王經七日尋自出宮問增養曰我之亡後牛護太子能紹位不增養曰彼能紹繼於婬私者縱其造惡王問何故增養以事具答王作是念牛護太子為當於他女人情無妬忌為當於己妻室亦無妬耶我且試驗時有北方健陁羅客寄



住城中王聞有智告曰汝可與彼牛護太妃共行非法彼聞即便以手掩

人情無妬忌為當於己妻室亦無妬
耶我且試驗時有北方健陁羅客寄

住城中王聞有智告曰汝可與彼牛
護大妃共行非法彼聞即便以手掩
耳若作此非我無活路王曰王事須
然此無有過若不作者便成違勅荅
言大王必須然者此難倉卒要須漸
次方可得為王曰隨汝所須次第當
作荅言大王先近彼宅造大店舍王
當給我貨物之直作斯方便望漸相
親王即依言給其錢物彼即造店叙
諸貨物廣列芳筵時太子妃母有一
婢使遂来店處買諸香藥時健陁羅
問其婢曰少女汝為誰買荅曰是牛
護妻母令我来買問曰彼母何名報
言字某荅曰彼即與我母字是同我
今看彼與母無異即少取其價多與
香物婢至家已其母問曰有何因緣
先將此直得物全少今乃極多彼以
上事具荅其母母言大善彼即我子
如是再三見其物多遂遙歡喜後時
店主報其婢曰汝可白母我欲參見
婢便白母母曰任来婢還報已遂乃
多持香物行造彼家亦既相見抱母
而哭母曰汝何意哭荅言阿母顏狀

一同我母情生悲感由是哭泣母曰

多持香物行造彼家亦既相見抱母
而哭母曰汝何意哭荅言阿母顏狀

一同我母情生悲感由是哭泣母曰
我是汝母更無勞泣遂令彼此愛念
情深其牛護妻在傍而立母曰汝來
此是汝兄可執其足慇懃致敬女隨
言作遂問母曰此女何名荅其名字
報曰我家長嫂亦如是名形貌相似
即為我嫂母曰善哉從茲已後倍增
憐念既至宅已于時店主情懷詭詐
佯病而眠時彼婿使來買塗香報言
少女我病極困母何不來暫相看也
荅曰彼不知患我當還報婿歸報知
母即來問問言愛子汝何所患荅言
我患極困母曰當問醫人隨病設藥
荅曰阿母斯非藥療我緣此病必定
命終母曰汝勿憂愁作何方便能令
病愈荅曰有療病藥然得之無由母
曰但使有者我皆為辦荅言阿母我
若得與牛護大妃歡愛通者病可得
差母聞大怒曰汝貧寒人欲得王妃
何不命斷彼即振衣捨之而去是時
店主復行詭詐便作契書我身死後
宅及財物悉皆與彼太子妃母遂將
書與母母讀書已忿怒即除便作是

念我懷瞋色弃背而來彼更於我

宅又則將來答與彼太子如母遂將

書與母母讀書已忿怒即除便作是



念我懷贖色弃背而来彼更於我

生裂重情義無歇難得其類我緣此

事為閇女看勿使因斯致傾身命即

便喚女為說店主久故恩情彼是汝

救過病嬰纏不暫看問答言阿母豈

無醫人為其療疾母曰彼病難治或

當致死我聞彼說若得長𡜊共為歡

愛者此病可除女便怒曰此貧寒人

欲得王妃共行非者何不即日以取

命終母曰貴賤無定汝今頗知大公

根本是誰所生荅言不知母曰從蝎

所生今得為王有大兵衆汝之夫主

是長者婦生當亦為王汝可共彼而

為歡愛若有子者當得為王此亦何

損由母勸故彼遂許通母便遣信報

健陁羅曰見汝慇懃女已相許汝自

知時可来相就是時店主聞已報王

事將成辦暫令牛護出彼宅中王作

是念我亡之後牛護為王牛護有子

當紹帝業若健陁羅共妃生子此若

為王絕我宗嗣可與其藥令不生子

即便與藥告健陁羅曰汝共彼女行

非法時先服此藥王報牛護曰汝且



少時勿還宅内有別籌度彼便不去

則便與藥告健陁羅曰汝共彼女行
非法時先服此藥王報牛護曰汝且

少時勿還宅內有別籌度彼便不去
健陁羅服藥與女交通一處而睡王
作是念彼應事畢報言牛護汝可還
家既至舍已見健陁羅與妃一處寢
辟而睡太子即舉其手并將衣覆彼
二通霄共寢乃至天明遂作是念無
人見不即便還宮既至明日王語太
子我夜夢見汝婦與外人私通答言
大王夢見我眼親觀王曰汝如何見
彼即具說王曰汝於女處無妒心耶
答曰我無王曰此有何因答言大王
覺聽我從生來知宿命事我憶往昔
為商主婦其夫持貨與易他方裁報
夫曰願欲隨行夫曰誰當與汝共相給
侍由斯辛苦不可相隨婦便啼泣餘
人見已告商主曰仁婦啼泣欲得隨
隨商主具報難事餘人告曰但令將
去我為供給遂即將去於險路中有
五百羣賊來破商營遂殺商主時五
百賊共婦行非時諸賊旅更破商營
得一少女皆生愛著時婦見已起嫉
妬心此女共我爭夫主耶便即令人
擲空井中因斯命斷大王往時婦者

即我身是我念往昔共五百賊行其

妒心止女共我爭夫主耶便即令人
擲空井中因斯命斷大王往時婦者
即我身是我念往昔共五百賊行其
媱欲尚無足心何況一男而有足日
我憶是事不復於女生嫉妬情以此
觀知世間愚人多將女婦置於宮內
共為衛護理合男子防諸女人豈容
女人防守男子王曰誠如汝說能斷
妬心世間難事雖有此理我未能行
尒時嗢逝尼城有一獵師其妻端正
情極愛重欲去畋遊作如是念我若
留妻往山林者恐與他人作諸非法
我若不去既無別業糊口支無宜可
携將共行林野即便共去同居草菴
為畋獵事煞諸禽獸賣以充糧後於
異時猛光王因獵而出其馬驚馳至
獵人處獵人記識遥唱善来王便下
乘息一樹陰獵人自念我今豈得以
舊宿肉奉灌頂大王宜取新者以相
供侍即持弓箭行湊菆林時王周竡
見其少婦儀容可愛起染著心欲惱
既纏共行非法是時獵者獲得新肉
持以歸来見婦共王作不軌事因生
忿怒作如是念此王違法今可殺除
復念寧容為小婦女而害大王時有
師子忽然而至殺其獵師欲命終時

復念寧容為小婦女而害大王時有
師子忽然而至殺其獵師欲命終時
便於王處起慈愍心遂得託生四大
王天王見夫死作如是念此之少女
我與交通無宜輕弃即便安慰置在
傍邊時王大臣周旋顧覓共至王所
問言此是誰女王曰是我境中此伺
足問宜可將去置於後宮王罷遊獵
還至城闕然王宮內多有宮人王作
是念此捕獵人將一少婦獨住林野
尚不護得況我而能守多宮女即便
搖鈴吹角鳴鼓普告城邑諸人當知
若有舊住或復新來咸應聽語我今
中宮所有內人悉皆放捨隨其所樂
任意縱橫與外人交通不以為過又
告內人曰我今放汝夜出宮外隨意
歡遊鼓聲纔動即須還入若有違者
當斷汝命但是女人皆樂男子況復
王宮鎮被幽縶時諸宮女皆夜出外
以求男子隨其所樂在處遊行唯有
安樂夫人并護之母及星光妃為護
王情不出於外王告安樂曰汝可出
外覓別丈夫荅曰我實不能捨王出
外別覓餘人時王復告星光妃曰汝
何不去求外丈夫然彼年少容花情
色難忍於也男子常有愛念雖在宮

外覔別丈夫答曰我實不能捨王出
外別覔餘人時王復告星光妃曰汝
何不去求外丈夫然彼年少容花情
色難忍於他男子常有愛心雖在宮
中情希出外聞王數告默受其言即
便夜向市中見賣香男子顏容端正
告曰汝可共我為相愛事報言暫為
持燈待我計筭貴用之數方可隨情
時彼男子取受既多辛難周悉通宵
計筭乃至天明既動鼓聲無遑更住
星光棄燈在地便欲出門男子曰且
可須臾共為歡愛答曰無容更住王
有教令鼓聲亦動不入宮者當斬其
頭我無二首寧容久住遂別而去王
見問曰星光汝共外人為歡戲不答
言無暇王曰何意彼便次第具說向
王王時默然王重宣令如前告知皆
放宮人夜中任意與外交通其嚮遠
聞流遍餘處
時憍閃毗國出光王聞猛光王有斯
教令皆放宮內夜出私行便問大臣
瑜健那曰我聞猛光王放諸宮人任
行私好我欲暫往共彼交歡答言彼
猛光王於大王處常懷不忍事若慈
家聞王自來定為非義答曰丈夫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三　第十丈

事好惡須決汝宜住此我且他行答

猛光王於大王處常懐不忍事若怨
家聞王自来定為非義荅曰丈夫為

事好悪須決汝宜住此我且他行荅
曰大王意正誰敢相留幸願前途好
為謹慎時出光王極愛女色違大臣
諫便往嗢逝尼城遂於夜中見星光
女問知是已復觀儀容挺特舉世無
雙報言剎帝利種美女星光可来與
我共為歡戲荅言隨意可敷氈席王
曰汝可敷之時彼二人各懐高愓不
敷卧褥已徹天明鼓聲既動女便欲
去王曰且住可共交歡荅曰王有教
令鼓聲亦發不入宮者當斷其命我
今無暇更得久停星光遂即於王指
上脫取金環手持而去其出光王亦
歸本邑王問星光曰汝得男子共交
歡不荅言不得問其何故彼即次第
具說因縁并出指環此是彼物我脫
將来王讀印已告增養曰其出光王
將大軍衆来入城内無人警覺與我
宮人容求歡愛寧得於彼為放捨耶
荅言大王此廻竊至我不豫知如若
重来必不相放
時出光王還已聞知遂告大臣瑜健
那如前所説大臣諫曰王前竊去彼

不覺知遂令安隱得歸本邑今時彼

時出光王還已聞知遂告大臣瑜健
鄰如前所說大臣諫曰王前竊去彼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二　第十一丈　賤
不覺知遂令安隱得歸本邑今時彼
王極為防衛若重去者必不平安不
去為勝臣雖苦諫王不受語王既發
引臣亦隨行至嗢逝尼城止一宅內
增養覺已令多壯人於其宅邊拔劒
防守告言此宅若有女人出者放去
勿放男子時瑜健鄰知其事勢作如
是念我今不應見王遭難默而棄捨
作何方便令其走出遂即令王著婦
使衣頭戴水器令人隨後以杖駈行
云汝取水速可歸來王待澡漱時守
衛人謂是婦使遂不禁止既至池邊
棄瓶而走增養入宅覓王不得但見
瑜健鄰即將見王愁由此人令出光
王走時瑜健鄰前白王曰我比蒙王
身命存活今令走出正是其宜此諸
臣等受王封祿縱其走去豈成道理
王乃大責增養曰何有敵國宮王來
此行私君等公然令其走去若餘方
便獲得者善若不得者當受極刑聞
已驚惶思求方便時是南方有機巧
師新來至此增養問曰汝有智力能
作如是如是機關物不答言我且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二　第十二丈　賤
作竪有成功是時增養遂藏王家華

即新来至此増養問曰汝有智方能
作如是如是機關物不答言我且學

作壂有成功是時増養遂蔵王家葦
山大鳥遍告城邑葦山大象走出外
處莫知所在遠近悉皆聞斯嚮已報
工人曰應以木作葦山鳥形彼即隨
言作機關爲於此鳥中安五十人爲
糞及水多貯象内告言汝等宜動機
關可令此鳥往憍閃毗不遠而住王
若四兵共来看者爲可迴還若獨来
者即捉其王置於鳥内急走歸國工
人聞教並依言作遂令大鳥至憍閃
毗不遠而住是時牧牛羊人及諸雜
役者見爲奇絶咸共觀望有説此鳥
從山林来復去此是猛光王所失大
鳥遠来至此有来白王説其所以比
聞猛光王有葦山大鳥世所超絶由
王福力自来至此遠近都會有千億
人皆来瞻視王聞是已極生大喜告
瑜健郍曰可即鳴鼓遍告皇都共整
四兵多持羂索領諸人衆共出城闉
看縛大象臣依王教次第皆爲扈從
雲屯倶集坰野時鳥内人見王兵至
遂便却走大臣奏曰於縛鳥事王先
善知作何誘引得令相近王曰四兵

且退我獨往看于時衆退唯王獨行

善知作何誘引得令相近王曰四兵



且退我獨往看于時衆退唯王獨行
并將妙響琵琶自隨而進其爲內人
見王獨來即便往爲王至爲所諸人
便出捉王入爲遂動機關猶如疾風
還歸本國時出光王既被杈執有大
兵衆俱發大聲王被賊捉王被賊捉
遂多加兵趣至國界大臣告曰既至
他境無宜更入並可還歸王既被將
別思方便
時出光王被他所執至嗢逝尼城增
養大臣將出光王至猛光王所白言
大王此是出光王王見欣喜椎鍾鳴
鼓人衆雲奔臣億百千衢路闐噎王
勑增養曰可依國法弃彼出光臣曰
此出光王於調爲法善知其妙王若
殺者此法隨滅且復令人就其受學
解書妙術除弃不難王曰若如是者
卿可自學荅曰此即便是受學大師
如何當宮既有斯事與世相違王曰
誰堪就學荅言王女天授稟性勤榮
明識通達人皆共知令彼就學當盡
其妙王然其計即語女曰有一丈夫
具十八種惡相彼人善解調爲文書



以惕隔障汝可就學我當於汝後漸

其婦王然其言即語女曰有一丈夫
具十八種惡相彼人善解調爲文書

以幔隔障汝可就學我當於汝後漸
學習汝亦無宜見惡人面若其見者定
死不疑即便隔幔就學其文時瑜健
鄉在憍閃毗國作如是念我今宜應
覓王消息如其命在作解縛緣必也
不存別求紹繼瑜健鄉妹名曰金鬘
機巧多情倍勝兄智報言小妹汝今
宜往盟逝尼城問王消息如其命在
作解縛緣必若身亡別與繼嗣聞已
默然內思其事即便變服爲外道女
乞丐自資著故衣服漸漸行去至
盟逝尼城問守門人曰出光大王今
命存不門人答曰彼王於汝有何怨
惡答曰殺夫并子財物叔將門人曰
王在未死現教王女調爲經書如是
展轉王四門悉皆具問彼並同答遂
作種種方便求及於人匿影藏形與
出光王相見周旋四顧出細音聲問
言大王今得存在彼亦驚惶周迴顧
盼答言小妹今且未亡復作餘緣親
觀天授問言少女汝今就誰學調爲
法答言阿母有一丈夫具十八種惡
相我於彼邊隔幔而學答曰寧有丈

夫具十八種惡相此是出光大王儀

法答言阿母有一丈夫具十八種惡
相我於彼邊隋暢而學答曰寧有丈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第十四丈
夫具十八種惡相此是出光大王儀
貌端正衆相具足世間希有誰復誣
汝作此惡言若謂是虛褰帷目擊彼
聞其說情喜內充遂即褰帷覩王顔
狀心生愛染如猛風吹報言阿母實
如所說頗有方便能令國主與我通
不母曰我今告汝雖復遠求難逢此
類況汝自愛正是其宜此是剎帝利
王灌頂受位我爲方便令契汝心既
遣言交即便歡合天授與王極相愛
念于時金鬘遠便遣信報其兄曰幸
當安心勿為遠慮王女天授從出光
王學調為法兄得信已便著五種屛
處瓔珞上覆草衣自号春花佯作瘨狀
即便行詣嗢逝尼城遂於街巷康莊
之所或卧或起口出狂言而為歌曰
春時可遊戲　春時可為樂　我即是春花
共為遊賞事
若有人識去此是瑜健那者即解金
瓔密相求及若不知者去是狂人不
相齒錄所到之處若是王家或大臣
舍皆得衣食以當朝飢漸復窺覩得
至出光王處略申言議後時其女天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第十五丈
授報出光曰我父若知必為重戮可

至出光王處略申言議後時其女天



授報出光曰我父若知必為重戮可
豫為方便走出為佳出光荅曰若尒
汝今可於王處作如是語我學調象
且讀其文走象驗馳未覩目見願王
與我賢善母象隨意乘騎看其去就
與經文合不即以此議奏大王知王
語掌象人曰賢善母象可與天授隨
意乘時或旦出中還或晡來昏去或
初更後夜往返無恒或復宵歸或時
晨至時瑜健鄉作逃走計背負為糞
以出城門門人問曰春花用糞何為
荅曰王家設會充歡喜園人謂狂言
不以為意以草裹糞於憍閃毗路挂
在樹枝象尿現盛負持而出門人見
問荅曰王家設會用作飲漿人皆共
笑音無採録還於走路現挂樹枝時
出光王與其大臣及金鬘天授並於
某時某處期款不移時出光王遂與
天授乘其母象到所期處大臣金鬘
及妙音琵琶一時俱發共生歡喜王
即彈琵琶大臣唱歌曰
共乘賢善象　和彈妙音曲　天授與春花
手舞同歸去　王自為商主　得還憍閃毗



畢我忠臣願　長歌且為樂

共乘賢善為　秉強女音由　天授與眷從
手舞同歸去　王自為商主　得還憍閃毗
畢我忠臣願　長歌且為樂

出光去後失其時節不入宮中猛光
王報增養曰何故移時天授不入增
養遂覓知其已走白王曰其出光王
乘賢善為并將天授迯走出城王聞
驚怒告曰汝可急乘華山大為趂彼
惡人將来見我即乘大為隨路而去
大為奔馳相望欲及瑜健鄰即於樹
枝取其為糞弃地而去大為遂齅不
肯前行逡巡之間母為遂遠經多踰
繕那復還趂及瑜健鄰取為尿坑擲
之于地大為復齅更得前行至自邊
壃情離憂怖其時增養作如是念此
是他界宜可迴還或此大為亦被將
去既不遂意失望而歸至本城已王
問之曰有何消息荅曰已走至國無
可追尋王便掌頰憂愁而住
尒時出光王既還本國死而復存遂
即請命沙門婆羅門商人貴勝親族
知識貧寠無依遠近星奔皆至王所
廣行檀捨為大設會與天授夫人隨
意歡樂後於樓上共天授戲曰我行
誑術將得汝来夫人曰我父亦行誑

術因禁王身僅得存命王曰我若不
[illegible]

誑術將得汝来夫人曰我父亦行誑



術因棄王身僅得存命王曰我若不
將汝父来至憍閃毗國為織師者我
即不名為出光王也彼懐瞋忿黙尒
而住
時出光王語瑜健鄔曰卿頗能得解
我憂耶荅曰欲何所作王曰當以長
繩繫猛光頸牽来至此令學織工荅
曰將賢善為天授隨来安隱歸還豈
非憂解如王所説我更思量未知得
不既思策已報王得去遂便叔取嗢
逝延城所須貨物覔好商主求妙美
人瓔珞嚴身皆令具足為商主婦作
是事已商旅便發漸至嗢逝延城其
猛光王聞大商旅来至我城王自出
觀叔其稅直既至營所問言商主住
在何處引人指撝王便到彼開門而
入直進中庭覩商主婦顔容挺特昔
所未見莊嚴美妙迥絶人間於此城
中無與等者王起染意報言賢首共我
交歡女曰此是牀褥隨意所須既為
欲染嬰纒無所不作即便坐卧共作
交通志意惛迷不記先後商主即便
以本遍覆令四人輿牀大衆歌唱出



嗢逝延城後門而去因即長行時諸
是者或復番吟而為咲曰

交通志意惛迷不記先後商主即便
以衣遍覆令四人舆牀大衆歌唱出
嗢拕延城後門而去因即長行時諸
從者或復揺鈴而為歌曰
人間敎子能食月　毗沙門王債主牽
大地及樹上虛空　婬女能將猛光去
是時城中所有商人見此歡樂皆云
商旅欲發悉皆隨去城中人物皆悉
不知王之去處增養侍王隨處求覓
彼諸商旅將猛光王漸至憍閃毗國
諸臣慶賀曰大王國位昌延所願皆
遂其猛光王將来至此王曰與著鎖
械令學織工仍勿使人輙報天授後
時王與天授共在高樓隨意遊觀其
猛光王因有少緣出織師舍于時出
光樓上遥見報天授曰汝識彼人不
王先闚覦女細觀望遂便憶識涕淚
交襟作如是念今此惡王蹔預我父
到斯苦處我若不殺此惡王者我更
不名為天授也我雖行殺令彼不知
王性利根知其懷恨告大臣曰我於
猛光已報怨訖卿宜為彼洗沐身體
嚴設香飡廣作威儀送其還國彼依
王教次第悉為放令歸故是時天授
作如是念我若即今為殺方便彼有
惡智便見猜疑且復引時更待他日

王教次第悉為放令歸故是時天授
作如是念我若即今為殺方便彼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三 第十一張
惡智便見猜疑且復引時更待他日
强為言笑以送愁情天授忽然著垢
弊衣臥破牀上出光見已問言何故
荅曰天神瞋我王曰夫人何乏有願
不酬荅曰我先所許卒不可求王曰
汝何所許豫生憂懼意所須者悉當
為辦荅曰我父昔日幽禁王時遂於
天神情生啓告我若與王安隱得達
憍閃毗者我當共王七日七夜不御
飲食日既滿已將好花鬘從足指端
纏至于頭與置城頭我即為王設大
施會命婆羅門衆數滿千人咸與供
養大王今日多有內宮豈復於我能
生憂念以此籌量定死無惑王曰此
即是汝為我祈天更不須憂悉皆為
作從是已後作殺方便即於城下繫
二狗兒日常與美肉令食如是長大
乃至食肉與人身量等遂即與王要
心七日飲食俱斷天授於夜私自飽
食王於七日期心不食身體羸瘦不
自支持既滿七日天授遂喚諸結鬘
人汝可急線多作香鬘速將來遶勅
瑜健鄉曰今日大王戒期已滿卿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三 第十二張
嚴飾城隍廣修施會設婆羅門一千

人汝可急線多作香鬘速將來造勅
瑜健那曰今日大王戒期已滿卿可

嚴飾城隍廣修施會設婆羅門一千
餘衆諸大臣輩各作駈馳不欲令知
內宮密事時瑜健那奉勅皆作掃拭
街衢香水灑淡香爐寶蓋無不普薰
散諸雜花在處充滿甚可愛樂如歡
喜園處處皆有種種鼓樂音聲適合
舞妓翩翻當此鬧時天授遂即將王
上城令其卧地以花鬘纏繞從足至
頂間無空處即便推下既落城根二
犬俱食血肉皆盡白骨殘餘時有鵄
烏鵰鷲野干之屬食肉禽獸餓豕殘
噉時大城中所有人衆驚惶震懾傳
云大王自立城上觀其設會墮落城
隅因此命終被犬所食人衆聞已號
叫噪聲披髮椎胷喧滿城郭時諸苾
芻咸皆四散或向餘處或詣給孤諸
大臣等衆聚共議何為大王而自上
城城下何因有犬來食諸臣僉議見
花鬘線方知定是天授豫為要計煞
我大王既生忿怒即以紫礦作室令
天授入中以火焚燒受苦而卒故知
怨讎相報未有休日時諸苾芻咸起
疑心請世尊曰大德其出光王先作

何業由彼業力生被犬食佛言諸苾

然餓鬼相報未有休日時諸苾芻咸起
疑心請世尊曰大德其出光王先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第廿六丈　戝
何業由彼業力生彼犬食佛言諸苾
芻此出光王昔自造業因緣會遇成
就現前如瀑流水無能遮昌出光作
業誰當代受諸苾芻凡所作業非於
外四大而得成熟但於自己蘊界處
中受苦樂報如有頌言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於一都城有婆
羅門大臣依彼而住當時无佛有獨
覺者出現於世憐愍貧窮樂居靜處
世間唯有此一福田有一獨覺遊行
人間遇至此城於一靜林依而止宿
至天曉已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時彼
大臣將諸犬等出城遊獵見此獨覺
一無愆犯有大人相遂放犬令食諸
苾芻於汝意云何勿為異念彼大臣
者豈異人乎今出光是於無罪過聖
人之所放犬令食以斯業力五百生
中常遭犬食而取命終汝等苾芻當
知若純黑業得純黑報若純白業得
純白報若雜業當得雜報以是因
緣應捨黑雜二業當修白業汝等苾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第廿七丈　戝
芻當如是學

純白報若作雜業當得雜報以是因
緣應捨黑雜二業當修白業汝等苾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廿三　第廿丈　賊
芻當如是學
時憍閃毗國出光王死嗢逝尼猛光
王無有怨讎安樂而住曾於一時在
高殿上與諸大臣作非法言論問諸
人曰何處城邑聚落之中有好婬女
有云大王得叉尸羅城王名圓勝於
此城中有一倡女顏容姝妙善六十
四能於此人間大地之內未有丈夫
纔相見時不生躭染王纔聞說容顏
智慧即生愛著報增養曰縱使遠求
如斯女類卒難可得我今宜往共彼
交歡答言大王彼圓勝王於長夜中
是王怨讎彼即常在得叉尸羅王自
往者彼若知時定為非義答曰我今
意正事不可違卿住於斯我當行矣
答言上命難違去時隨意然須謹慎
時王即乘葦山大象行向彼城於其
路中有石杵山安象此中身詣城內
既至彼已便脫頸上勝妙珠瓔價直
千万與彼淫女便共交通時嗢逝尼
城大臣人衆婆羅門等怪不見王莫
知去處共相謂曰王非凡庶去必人
知又曰王既豊足內宮更何所覓又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廿三　第廿一丈　賊
曰我等宜應共問增養即便俱至問

知去處共相謂曰王非凡庶去必人
知又曰王既豊足內宮更何所覓又

曰我等宜應共問增養即便俱至問
曰大王今者不知去處答曰君等何
乃疾欲見王且復忍心不久當見問
曰何時可見答曰滿十二年諸人皆
忿報言仁今煞王欲擬自立能出如
是不義之言若七日內見王者善若
不見者當立餘王斷汝形命增養聞
已默然懷憂而住時牛護母國大夫
人見增養愁悴而問曰卿今何故情
事憂惶答曰夫人大婆羅門及諸臣
等作如是語具告前事我今寧得情
不憂耶夫人曰卿可以蜜和蘇塗麨
麦子臧以金盤持至上廐馬所當前
而繞作如是語若有能得今日行到
得叉尸羅城者可食金盤蘇蜜麨麦
馬雖聞告音無一食是時有一瘦弱
老馬別在一邊垂耳而住便至其所
手捧金盤具如前說彼聞語已就盤
盡食即以此事具告夫人夫人曰可
去被鞍若見異狀卿不須怖宜可對
前現雄猛勢有勇氣者物不能欺即
便往彼舉鞍欲被馬遂奮迅變異形
儀告言大夫汝頗曾見如是馬耶彼

便拔刀答言智馬藥叉汝頗曾見如

等作如是語具告前事我今寧得情
不憂耶夫人曰卿可以蜜和蘇塗糠
麦子盛以金盤持至上廐馬所當前
而跪作如是語若有能得今日行到
得叉尸羅城者可食金盤蘇蜜糠麦
馬雖聞告音無一飡是時有一瘦弱
老馬別在一邊垂耳而住便至其所
手捧金盤具如前說彼聞語已就盤
盡食即以此事具告夫人夫人曰可
去被鞍若見異狀卿不須怖宜可對
前現雄猛勢有勇氣者物不能欺即
便往彼舉鞍被馬遂奮迅變異形
儀告言丈夫汝頗曾見如是馬耶彼

第二十四丈 戢

便拔刀答言智馬藥叉汝頗曾見如
是騎馬人乎答言不見報言智馬藥
叉若能不變常則而行去者善若不
去者當斬汝首血流于地答曰丈夫
共立要期我當為去勿更將我重至
此閻答曰隨意共去我不負心即乘
其馬漸至得叉尸羅城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